二十有九年

丙子春正月定朝覲之制及朝班奏事次第宣諭儀

朝覲之制定以辰戌丑未年為期朝正後吏部會同都

察院考觀官員奏請定奪其有罷者俱引至御前刑

部及科道各露章糾劾怠職之罪一時譴責宥免皆

出　上命及宥免還任各賜　勅一道以申飭戒其

往一歲一朝之制俱革其朝班奏啓事自各緣所屬

之事具本奏啓及是人之官員軍民人等若有事啓儀

禮司打點六科給事中各一員每日於　午門外照依

該管事務總收奏狀入奏監察御史一員公同看視其

有不經由各該官員將自己瑣碎事務徑自奏啓紊

煩者罪之其奏事次第一都督府二十二衛三通政
司四刑部五都察院六監察御史七斷事司八吏部
等五部九應天府十兵馬司十一大常寺十二欽天監
若太常奏祭祀則在各衙門之先九有宣諭大小百
官于丹陛前或奉天門各照品級序立候　上御座
跪聽訓辭
人之在外未入流官陪祭俱用祭服與九品同
二月楊文振旅還京師
任亨泰還自安南降為監察御史
亨泰至安南國王日焜以為中朝狀元又亨泰議論
英發敬之盡礼及是還京坐私市蠻人為僕降監察
御史
北邊有警李彬調兵出哨復還應昌
北邊警報韃靼復將入寇指揮李彬領軍出口征哨
於泥河營調領山海衛等兵哨至駝駒口海子哈剌
松林等處乃還軍應昌臣按是時北邊如興和開平
應昌桓州興州大寧皆為我有故韃靼告变而諸衛
併出蓋我所以制虜也勢一力全而虜所以禦我勢
分力散是宜哨兵一出而胡虜冢遁矣托言餽餉之
眾自開平徙入獨石由興和移入龍門遂失肥要邊
地六百里北邊單弱虜勢屢震　京闕臣知其人不
敢顯斥也六處邊地開平為要應昌次之大寧次之

興和又次之計復數處當用七萬人大寧二萬柴千
開平二萬六千共和一萬三千止辦一月之粮一入
其地則用其地之人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城
則乘其城之馬迎降者令保其生格鬬者必破其族
如此則恩威並著六處邊地可復或疑六處兵數殊
失輕弱一月之粮恐恨或小臣應之曰國家近來虛
歉不堪多兵且三道出師將實難得又兵貴神速不
宜頓久虜中有粟自可因之一月之粮臣已為太多
矣但是言一出天下疑訝惟說礼樂而敦詩書閑道
藝而精義利者或諒之

三月宋晟擊平五開龍里諸洞以羽林衛兵

總兵宋晟先嘗率兵破遼東胡虜於腦溫江獲衆千
余馬倍之又平廣西憐㑹諸寨誅擒七千余人至是
五開龍里十三洞蠻賊俱反諸將討之多兵敗死身
晟率京畿羽林八衛兵遂討平之臣五開蠻賊小醜
也羽林禁兵上駟也以上駟而擊小醜在易晉角伐
邑之義也

夏四月制軍士補役法

補役之法揀集軍有幼男在伍者免勾丁生員應起
解者起送翰林院考試成效者開伍發回讀書不成
效者照舊補役

秋七月立殺獲倭賊賞格

凡沿海諸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艘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伍拾兩鈔伍十錠在船軍士擒殺獲倭賊一人者賞銀伍十兩陸地交戰生擒殺獲一人者賞銀二十兩 臣按國家若行海運通番舶海船既多小夷自不敢肆侮

改戶部屬為浙江等清吏司

戶部之官其屬有四曰民部度支金部倉部二十年已改為浙江等十二部各令清理一布政司戶口錢粮等事仍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每一部內仍分為民度金倉四科以領其事其有應合行移內外衙門文書俱各案呈本部參詳允當施行及是復改為清吏司云

冬十有二月制官員道遇王府降軍相讓儀

凡文武官員遇 王府降軍於道駙馬儀賓公侯讓左文武一品至三品官引馬側立四品以下官則皆下馬

定國子監生及天文生月米

凡國子監歷事監生每月支米一石天文生則每月支米六斗 臣按天文生所以觀天察地考數造歷以授民時者也然驗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天無度以自其行過次第為度歲有十二

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上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至于角娄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者也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而又分為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二次上三十度而復為四分之度所以筭也日順数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数之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若夫五星則復可言降娄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岱宗歲星在馬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馬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馬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馬鶉火大火寿星豕帝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在馬辰次之行節節相係是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昭于雲漢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自乾携巽為天綱分野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娄也故為少昊氏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訾陬也故為顓頊氏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寿星也故為太昊氏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泰階故為有熊氏之墟蓋懸象在天敢本在地土氣之與天星）

以備
氣屬不係方隅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為限不主
州国是以先儒配国吾皆無談其雲漢終始原于二
王者必極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
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閉復與列舍氣通在易則
為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衣
井陽之氣究而漢雲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奮地
為豫龍出泉為觧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
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泒山河極焉自析木紀天漢
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
角曰寿星龍角謂之天閑在易以陽決陰象也井陽
進踰天閑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列太素

為天庭正月一陰生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
鉞得坤維之氣陰氣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
於列宿七緯之中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居列
宿上觜觿參代皆直天閑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
得大梁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
室升氣益究與内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
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夫究一元之
流行以考雲漢之始終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觀天
文思過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氣所以宰乎物
者也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其神治於季月水
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章道存乎至微道

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觀之曆特為紀數之書象特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不在是矣故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方四隅以定候審二分二至之測景稽一元升降之常度隨時改改以眞天合必不拘拘有迹之粗以寫無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齊之必在心術之微不倚器數之末此欽明文思帝堯所以為不可及而趙堯李舜儀湯貢禹雖舉春夏秋冬惟詩書不事心德無素漢高所以僅少康也天文之說歷代甚長然推其要皆不足以稽曆定樂故不遑感　聖祖定天文生月米之令而惟論之如此

置陝西沿邊運粮倉

時以陝西各府州縣轉運邊餉道遠人难令馳道有軍民處置倉各就近地計程迤接人以為便

三十年

丁丑春正月更朝賀儀及聽通政司早晚奏事

同文案玉帛案前儀礼司設于丹陛之東及是改由殿東門舉進安于殿中宣表訖舉同文案玉帛案俱安于寶案之南又改令節為　聖節其通政使司則特許早晚奏事若有軍情重事不時入奏其各衙凡有一應事務止於早朝內大班奏啓不許退朝又將

瑣碎事務於右順門題奏

五開蠻復反驛召楊文於遼東充總兵討之

文統兵督理屯田於遼東屬五開蠻復反遂馳召文

回京命充大總兵掛征虜前將軍印以韓觀為副率

京師湖廣江西等衛所兵二十萬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臨發　帝御制詩以送之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

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

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

庭院春深慶百勞

定考覈署事官員等第免王府官及護衛首領

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為滿

至是詔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實授在任三

月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其各王府官與護衛首領

官例不考覈

二月陝盜起以郭英討擒之

川陝賊高福興等集衆反其勢甚張　帝顧郭英曰

非卿無能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往征之兵至汚之

後河生擒高福興并其黨四千余人疏其同謀者誅

之脅從者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詔從之

遣陳誠呂讓如安南議疆事

安南王陳日焜所侵思明府邊地故　帝遣行人陳

誠呂讓使安南国諭日焜以所侵故地還思明府議

論往復久而不決誠以譯者言不達意迺自為書以
曉之曰迹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
地　朝廷稽典籍考畫誌遣使告諭俾还所侵自誠
到王国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弥月未
肯聽從今以前代載籍所記疆埸利害為執事陳之
按誌交阯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則作亂光武遣
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内外也在
唐則為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边郭逵
將兵征之擒偽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
浪州蘇茂枕椰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地當為中国
所有況銅柱以北丘温等地乎元世祖時尔祖光昺

入欵稱臣及日烜嗣位失臣子之節於是世祖興問
罪之師日烜蒙荊棘伏草莽生民殆盡城郭丘墟日
燇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
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燇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国懼有
侵伐之師往上乱之丘温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明
矣今安南迺踰洲脫如敖慶遠而盡有之抑乘元之
乱僥上而得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
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陳黎二国王相及
何执政亦執前說以為祖宗之地未審何所拠而然
也苟如执事所言則誌書所記日燇之日毋乃但為
浮說耶抑王懼有侵他之罪因执无稽之說以飾

邪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万邦怙終者雖小过不赦
改过者雖重罪亦釋傳曰过而能改則復於无过又
曰过而不改是謂过矣改过致祥往歲尤州趙宗寿
之事是也吝过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
皆明效大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避殃迎祥歸其侵
地豈惟宗社之安　国生民之幸也釋而不留爭而
不讓是為怙終自禍矣惟執事留之　臣按呂誠此書
突未的確宋治平九年郭逵伐交阯兵進至富良江
擊殺乾德之子洪真乾德懼遣使納欵但逵不敢度
富良江兵壞死者八萬人中什去其六乃還然猶得
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桃椰縣因改廣源為順州以陶

弼知州事余昇用其酋長乾德再降則又以所
縣還之其詔有曰御撫有南交世受王爵乃者德政
命竊暴邊軍棄祖考忠順之節煩朝廷訂伐之事師
行深入窮歷始歸迹其罪尤在所黜削今遣使修貢
上章致恭詳觀情詞灼見悛悔朕抚綏萬国不異遠
邇但以邑欽廣之民遷刼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
省界即以廣源等州賜之乾德送民二百二十一陶
弼亦言順州置戍鎮守士多瘴沒乃悉革四州一縣與
之而元世祖所遣鎮南王伐安南日烜以兵遏之於
女兒關丘急嶺鎮南王由單巴趋憂州間道以出北還
安南相傳以為大捷此皆宋元有事安南实跡陳誠

問上不知書情未盡不為詆笑亦為幸矣況望其輸
誠歸地哉日焜得陳誠書心甚不服遂以書來復曰
日昨辱惠書諄諭不少所拙思明書云天使屢造小
同迎送止丘溫一節此說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
蓋丘溫當其要衝往時自思明而入祿州道時自憑
祥州入洞登道皆必閣林野之地不便立站於丘溫
以當縣之日有縣官管待故也至於交割夫騎則各
于疆界如今坡羅唯關是也當元之初丘溫已為小
国之地思明乃當元季擾乱始越銅柱二百里而夫
侵其丘溫等五處观此則思明人之言不足信矣見
誣若此其他可知所稱誌書自漢唐以來憑亦多不一
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質之今日耶餘具回啓下收錄
贄誠等得書復與論辯不已日焜餽誠等黃金二錠
白金四錠及沉檀等香誠等固却之日焜曰贐者禮
也自陸賈特有之不必多遜誠曰尉佗欲以區區之
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
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佗自處而以賈處人乎日焜
無以對遂復咨戶部曰伏見上司為思明府奏侵壤
地遣行人陳誠呂讓侍咨文至下国令還所占地下
国竊惟丘溫如豁慶遠淵脫五縣自昔以采供輸下
国賦役世世相傳而洞登淵縣之地天使往来之路
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国淵縣人交割夫騎於

界坡羅唯關今思明府人乃謂下国於其地洞
立站侵占何其戾也夫立站侵占將畀得其地與
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已有定矣又何用
立站為哉夫站之廢立隨地之便隨時之宜站之長
存立温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
尚書吳觀等以有把截邊界之設故今草起房屋以
便宿歇已而復撤何與於侵哉苟不原其地與其人
民而欲畀侵占乃不假何時攻戰何時破滅而此時
且站其土地與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
而供其賦役何其靈異如此哉又謂元時大軍
三次捕交回軍設立永平寨撥軍守鎮交邊着落蒙

阯供給粮餉竊照三次大軍之將帥惟鎮南王不止
而餞歸元史雖諱不詳至其歸也則曰鎮南王傍關
賊兵大集以過歸師王遂由單巴縣趨臺州道以出
觀此則軍勢可知豈有問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貢
交阯供給粮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
而侵占所屬立温等五縣者謹按漢建武十九年馬
援討交阯徵氏立銅柱時至今一千三百餘歲千載
之下陵谷變遷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黄伯顔供
說云云者伯顔亦思明人豈不同頑欲雖千伯顔將
可信耶又謂因前主官失於申明乍襲权職書畀其
呈及以建武誌為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

古事不能申明而廣成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
申耶下國與思明接壤思明人往往侵占下國疎遠
難於告訴思明狃於小獲乃啟大利而誣至於此下
國畏首畏尾自守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苟
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者乃
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惟知固守何敢以先世所
守之地而付之思明當各守定界以事天朝何敢覬
望與奪以煩上司惟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
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訴煩瀆台聽罪焉
敢逃今回啓申稟伏惟閣下上體天子之至德下矜
下國之遠人審察鑒裁下國幸甚誠等復命　帝召

群臣議之或以其抗違朝命當誅　帝曰蠻夷相攻
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臣按
安南諒山府七源州唐時隸邕州邕即今之南寧也
故七源州有南交關通我龍州丘溫縣有鎮南關通
我憑祥州其廣源州又通我歸順州弘治已未安南
陪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廣寧有隙奏爭貢路歆
專由龍州不經憑祥太平知府盧暘勘其事以固初
設鎮南關于憑祥而路必由龍州甚有深意仍令貢
道出南交關由龍州必經憑祥之鎮南鎖榜告示其
議始定夫思明太平必得諒山府上文下文萬羣上
思下思廣源七州及淵脫單巴如敖丘溫琴抽平庫

董慶蘭縣遠扯鷄翎等十二縣然後可以安枕人又知之矣其所以不可得者蓋地係險要交入必爭其風土瘴嵐我師難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能久於瘴鄉驍騎不可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粮餉甚難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所用先有自困之形未見立舉之勢耳況諒山名雖七州十二縣其所出土賦亦薄載覩前後地形源泉疏脈田隴上山腰敗石横危徑枯柴鋪斷橋安南歲時賦其土產止是布白麻皮塩焰竹紙桐油耳其視望江賦黃蠟蜂蜜桂皮新安則賦象牙犀角太原宣化則賦金銀鎮蠻太平則賦馬絹以至入安出金晴安雲屯產珠玳瑁石室勾漏產水銀硃砂及交州所出香椒蚺蛇幷綿白磁器等物其貧富在不侔也蓋安南數郡惟諒山惟瘠單夷兵變惟諒山為衝若盡心力恢復其地恐所出不足以供戍兵警急之間又當竭兩廣邊郡兵粮以赴是所得不償其所失此臣聞希元在欽州開通互市其東都山南海陽安邦海東萬寧永安一迤民夷各衷土產俱集彭城港歲時抽分足給司府不常支用若用心撫懷傾国必赴歲稅所得或有侔於雷廉常賦矣臣竊歆廣希元之余意推其政於邊方若龍憑鎮南南交兩關太平海口雲南臨安府之蒙自寧遠州之龍門教化長官司之宣光與夫車里老撾及占

城之新州召商聚貨任其互市一如希元在欽州之故綢繆經理始終無偽吾見忠信孚於蠻夷番商不遠自至是故鎮兩南交兩關之商通而諒山七州十二縣北江三州十二縣及左右前後州縣之遞於諒山北江者皆會矣太平海口之商通而梧柳等縣白藤沿江等州水陸咸會太平矣互市開於蒙自則歸化州石隰關安丘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嘉興州龍蒙四忙三縣咸出蒙自矣教化長官司之商通則宣化府曠縣當道文安平原底江狀物太蠻楊縣乙縣及白鶴海潮扶了快州諸處州鎮咸赴教化矣車里老撾設互市則安南之廣威等州鎮寧等府民夷致貨輻湊也占城新州置市舶西域南海五十九國水商皆至吾且未論而南出橫山入河華則又安清化內府日南驩愛九真清化等州文羅安寧河華東岸安老俄樂等三十四縣金銀犀象椒桂香蠟皆北踰橫山直來新州矣由新州循海而東歷廣南升華順化新平四府直至俄山則升華思義順化奇亞布政等州粮江萬安開平義純和調蒲浪福康古鄧左平等十三縣南風起時我可以往北風起時彼偕我來其物產土貨山藏海錯吾皆得而兼有也且吾豈專為市舶之利而然也慨念交阯一方自梁貞明間專於土豪曲承美前後篡據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

鏑氏無所愬久矣吾歆多置務場不惟取其土產將
以鈎彼虛實機會有啓挈其校畜如未可乘夏夷亦
利此易師貞而吉伏險於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者也
苟不審時勢直欲搆兵吾恐交阯未動我先斃怨結
先成功未成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已
三月廷試進士賜吳應鵬等及第出身有差以陳復初
為行人司副
復初字性善山陰人登今科進士授行人司副尋入
翰林為編修初試意伯劉基卒　帝命御史李鐸往
取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畫於石室中從鐸詣
闕上之　帝命善楷書數人入便殿繕錄復初在列
同輩懼於天威流汗至不成一字復初動止安雅既
峻書法端好　帝閱視嘉悅命賜以酒久之超拜禮
部左侍郎
授下第舉人官及定監生省親之限
令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次其等第授教授教
諭訓導其不中者則除各州吏目始監生之入監也
三年後許照地遠近定限歸省歆撫取家小及成婚
者亦如之父母照例丁憂如同居伯叔兄長喪無子
亦許立限奔喪有父母年老無次子者許回籍侍養
妻故子幼許送還鄉給與脚力至是又定省親限期
直隸四箇月河南山東江西浙江湖廣六箇月北平

兩廣福建四川山西陝四八箇月其住家省親三箇
月畢婚兩箇月送幼子還鄉一箇月丁憂照官員例
不計閏二十七箇月過限兩月之上者送問復監不
及一月有患病文憑者送監其四川兩廣福建過一
年之上北平山西陝西湖廣半年之上浙江山東河
南江西五箇月之上直隸三箇月之上俱發充吏禮
部引奏發落
令歲貢不中者復學免停廩
令屯軍少壯者守城老弱餘丁屯種
令雜職官遇大朝賀許照九品朝服行禮
夏四月罷各處銅鐵爐冶
官冶既悉罷革許民採煉出賣每歲輸課三十取一
改太常鴻臚司為寺
先是置太常司正三品設卿少卿司丞博士典簿協
律贊神司樂太祝等官職掌祭祀之事及是改司為
寺司丞為寺丞鴻臚司亦改為寺定設卿少卿丞主
簿司賓署丞司儀署丞鴻贊序班及外通事掌朝儀
宣贊等事
制百官品秩高下相見之禮及禁衝突官員引道者
令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
則東西對立稍卑者西居高者居東其品級相越二
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

下拜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如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居東答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禮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餘倣此凡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雖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僚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許拜跪其軍民人等於街市遇見鼎員引道經過即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如違治罪

廣東都指揮使花茂卒

茂在鎮卒有　旨命其子都指揮僉事花英護柩還京師即命工部建祠守停柩礼部致祭輟王等諸王及在京府部官員咸祭之又命欽天監劉隆擇地牛首山賜塋安德門外葬具悉出恩典將遣祭既畢英入謝又令於塋外樹木闔

五月立茶倉復申條禁

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播州宣慰司等處各立茶倉貯茶以待客商納米中買及與西番易馬各設官掌管未幾令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員於陝西河州臨洮四川碉門黎雅等處省諭把隘關口頭目禁約私茶出境初歐陽駙馬販茶數百斤事覺帝怒曰我纔行一法乃敢首壞之遂寘極刑　高后

不敢勸至是又申明前法

以各處宣慰宣撫安撫司隸兵部

凡各處宣慰宣撫安撫等土官承襲先時皆本布政司掌行及是以其職專掌土兵也乃改隸兵部其陝西潼關四川瞿塘亦隸之以其險要也各府州縣巡檢驛傳土官亦然土官無子其弟女婿為夷民信服者許其襲職或許其妻襲職若指揮千百戶子孫應襲者若無文書亦不准襲

秋七月楊文帥師平五開遂建銅鼓衛

文統兵二十萬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水從等九長官司所屬上下南江述洞皮林九曾隆里上中下天府諸洞用機設奇擒殺賊一萬九百三十三人就屬一萬六百七口招撫天柱上下二洞復業民七百八十三獲馬牛稻粮無數遂建銅鼓衛以其所獲悉給本衛公用。臣聞興師十萬費農家七十萬倍之則一百一十四萬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亂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前鑒不遠永念惕然楊文用師二十萬所得復業者七百八十三所謂勞戎失華雖有功不免得獸失人之弊矣然則蠻酋叛亂聽其倡熾不戢乎臣應之曰蠻酋叛乱則有司存通吾互市可渙其群

八月令京堂官詳審罪囚設政平訟理旛

令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等官將一
切罪囚詳加審訊務在得情當罪續又令軍民人等
犯徒流以下俱不申上司止將死罪并應議文武官
員不分罪名輕重俱監候具由申呈合干上司轉達
待報發落又以流徒等罪名若不申詳慮其枉濫乃
令徒流雜犯死罪充軍囚犯仍復申詳但止將原發
拾由轉呈候審允訖方發下施行又設政平訟理二
衙除武臣死罪　皇帝親問鞫其餘法司以所犯具
奏後引罪囚至　承天門木司官持訟理衙傳　旨
諭之其罪應得釋者持政平旌宣意遣之時稱平允
臣按兼居升言於　聖祖曰昔扶流徒死今之五
刑也同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于大公至正可也而
用刑之際必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逞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
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　旨雜犯
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放流徒又　刪定舊律諸
條減宥有差漸見寬大全活者衆然未聞有戒治獄
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治獄猶存舊弊雖有寬宥
之名未見有寬宥之實也　帝深納其疏悉見於施行
冬十月參將劉真討擒洞酋
真為恭將統兵征蠻自秋迄冬征克青潭迷木瓜矮
及大雲黃土石塘池南等洞擒土官楊百萬楊十萬

又領兵征哨龍婆臘枷杓文坡諸洞賊悉破之

減米石折價及置糧長正副

諸減米石折價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棉花一斤准米二斗又更置糧長每區設正副二名編定輪當

三十有一年

戊寅春正月以齊泰陳迪為兵部尚書黃湜為太常寺卿

齊泰漂水人自侍郎陞尚書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人先由雲南左布政使歷陞禮部尚書黃湜則自春坊遷太常卿臣按泰湜二人建議削諸藩之權為國

產雖任托孤之不終者也將有其末謹錄其本

初制考覈府縣首領官之法

先是各府州縣首領官在任三年及九年考滿考不稱職者發充吏役至此乃令首領官不分在任淺深但不稱職俱發充吏及至三十五年又令未及三年九年者俱許仍舊引奏復職

三月續定吏員出身及減內外吏月米

吏員出身皆以九年考滿出身或在京兩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兩考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從七品出身掾史令史典吏并內府門吏正八品出身三品衙門令史從八品出身典吏及四品衙門司

吏正九出身四品衙門典吏五品衙門司吏典吏書吏俱從九品出身六品至九品雜戢衙門吏典都察院吏典俱除雜戢其撥歷亦各隨衙門大小而均分之府部院寺又奏　准吏員考滿不給由丁憂不起復及侍親等項託故在閒已經官府問斷仍充吏役者重歷三考其在京吏典有家小者減支米一石以上者每石減支二斗無家小者減支五斗提控都吏胥吏掾史等項不分有無家小原支米二石者減支五斗原支米二石五斗者減支八斗各處布政司并直隸所屬府州縣及各都指揮使司衛所等該吏全支

夏四月麓川酋反沐春帥師討破之

初順寧酋猛丘結外夷雲龍酋段羌謀叛沐春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往討猛丘懼而死段羌伏誅改立猛明段海食其地寧遠州古為七十城門壤接交阯其土酋刀拜爛恃遠不服春命何福率兵一戰蠻臺江殺男婦二千四百十八人盡獲其乘象軍實酋懼乞降群蠻大震及是麓川宣慰倫思發酗酒其下惡之刀干孟謀逐思發而自立思發奔告春携之入朝受成筭往討之春率師屯怒江遣人諭干孟釋兵不听春乃戒何福瞿能率勁卒八千嘲枚倍道直擣其寨巨魁乘象突出追射殺之遂奮擊破其衆四萬余

斬首三千六百級獲象一百四十餘田擊景罕空蓬
二砦皆下之時賊黨七萬人或勸春屠之春曰殺降
不武乃誅其尤余衆盡釋之自是百蠻震慴不敢携
貳捷聞詔受春征虜前將軍總四川貴州兵盡平麓
川等處之地
令軍余當差及禁僉點農民為巡攔
令各都司衛所在營軍士除正軍并當房家小其餘
盡數當差其天下府州縣稅課局巡攔止取市民殷
實戶應當不許僉點農民違者治罪
閏月乙酉
帝崩于乾清宮皇太孫樉前即位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帝生而神明即位以來昧爽臨朝日晏忘飡虛心清
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照見萬里退朝有暇即延接
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宇斥絕
侈靡遊幸罷却貢獻異物異味如三佛齊國之火鷄
山西蒲萄酒外戚貂璫畏威順理供事掃除其區處
內外諸司及邊方城鎮皆鑿上可為憲籍至是以本
初十日崩遺詔天下臣民令到出三日皆釋服毋發
民哭臨宮殿中　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　京
中外管軍戍守官員毋得擅離信地　王國文武衙
門官民軍士一聽　朝廷節制護衛官軍　王自處
分其諸　王不在令甲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遠近

臣民服二十七日　諸王世子郡王王妃郡主內史
宮人等俱斬衰三年自聞喪第四日成服為始二十
七日而除其作木主則以栗木為之制度以家禮皇
太孫就柩前即皇帝位　詔建明年為建文元年寬
租賦省刑罰申養老大赦天下

遣楊文備禦開平

時經　大喪恐北虜乘虛入寇乃遣總兵楊文揀擇
北平行都司及　燕府護衛精銳馬步軍將之往鎮
開平以防禦北虜

秋以宋晟劉真城萬全懷來諸衛改真為左軍都督府
僉事

九月長星西隕正虜前將軍西平侯沐春卒

時春總四川雲貴兵湯平麓川等處是月十二夜忽
有長星自天西隕地下厥聲如雷春遂卒時年三十
有六

勅立湯和神道碑於曹山

和字弔臣喪葬已畢又肖像功臣祠升配享　太廟
其神道碑未之立也是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和
之孫湯昱頓首言曰先臣湯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
已具而未有刻文惟　陛下閱之俾大臣有述焉
制曰可即命方希古銘其碑

冬十有一月葬我　高皇帝于鍾山

高帝葬于鍾山之陽號其陵曰孝陵與　皇后馬氏
合葬設神宮監并建　孝陵衛及祠祭署官臣聞適
尊以不顯為恭由隱為順藏葬之礼不宜以早動尊
我　高后若視我　高祖則為卑矣已先卜葬而我
高帝合焉其於以卑動尊之義可無嫌矣
卓敬奏裁諸藩不報以張紞為吏部尚書程本立為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
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　宗藩大畧謂萌而未動
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
明莫能察疏入其事竟寢張紞為雲南左布政使以
考最為天下第一至是陞吏部尚書程本立於春初

以奏計來京應天府尹向瑾李士　董倫交章薦左立
文李優長守身廉潔乃徵入翰林與修　高廟實錄
授左僉都御史
三十有二年建文元年
己卯春正月大祀　天地奉　太祖高皇帝配饗追尊　皇考為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皇帝首親　大祀奉　太祖皇帝配饗不以　德祖
又追皇考為皇帝謚孝康廟號興宗凡興宗所欲為
而未遂所願得而未得者皆率而行之思前李士宋
濂素為　興宗所知言必仁義道德以致聖德寬大
仁明天下屬心乃召其孫宋懌官于翰林臣按革除

間制作紛上惟此二事允協物情典祀何則郊祀
高祖以配天仁人之心也身貴而必崇其父孝子之
情也與中有感再歆長言我　朝以忠厚立国其於
父叔兄弟最為敦篤昔我　憲宗純皇帝遣官致祭
恭仁康定景皇帝萬代瞻仰天下與仁至今猶遵行
焉夫恭仁立位七年建文皇帝　在位幾于五年其所
取進士尚多用之況　與宗建文皇帝之父我　成
祖親兄也蓋嘗承　高帝之意復　與宗為懿文太
子之號矣然　高帝均愛其子莫不歆其子之及孫
及玄同享富貴也我　成祖尊敬其兄莫不歆兄之
子玄來雲仍亦享富貴也今晉天之下率土之濱惟
謂我　成祖不敬其兄我　高帝不愛其子乎敬之
歆其貴也愛之歆其富也推　高帝均愛之心躬
成祖敬兄之義建庶人出居滙水所亂子姓必有可
以分封承祀者矣篤親上之厚以大無我之公以延
朝家無疆之祚深有望於今日抑臣嘗考史籍
凡立国欠厚者其命多蹙六朝戕殺不足論矣魯国
先周而亡晉人不久世霸其大木大原亦以魯隱無
後魏文侯之祀耳於戲父子兄弟一氣也欣戚之感
非他人喻宋德隆盛光茂有声永君子之言以為祈
天永命吾
君疾早以行大臣爭承休德斯孚休惟永民庶不偷矣

夏四月遣兵圍叔父湘王柏于荊州逼殺之

王諱柏　高帝第十一子有文武材封湘王国于荊

以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之国　王尤好士類嘗開景

賢閣以延四方賢士臣聞漢馬援有言建武之元為

天下重開自此生民太平但国家諸子既壯而舊防

未立一交通賓客則入獄起矣未幾楚王英果如援

料洪武末年事頗類此當時見幾識変豫言其事惟

兼居升卓敬者耳升言不行於先卓疏又忽于後多

事之源實由此乎○初達軍反進至常德府又抵荊

州之虎渡　王曰虜兵銳甚必有以挫之令漸沮衂

若縱使得入為害將大因出兵擊破之又招降五閣

蠻不戮一人捷至　高帝大悅及晃　皇帝信讒誣

以重罪遣兵圍其宮城逼死之　王曰嗟乎吾觀前

世大臣遇昏暴之朝將詔獄下吏便自引決身親

太祖皇帝于南面而王　太祖賓天疾不及視葬不

及會抱茲沉痛有何樂生於世又將辱於奴婢之人

乎苟求生活吾不能也因痛哭灑地沾濕繼之以血

具衣冠赴火死闔宮皆從之

秋七月我　成祖起兵北平遂取荊州遵化

皇帝立未喻年変乱成法改官制以都御史為御史

大夫侍郎為侍中用齊泰黄湜之計削奪放圍諸王

無虛日我　成祖自燕入臨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口

劾之曰虎踞朝天殿上盡君臣之義龍垂顧地宮中
叔叔姪之情　燕王托疾不拜無人臣礼請逮法司
問罪　皇帝曰且饒那一遭及歸燕藩齊泰復遣人
欵行弑逆不克屬　齊藩不靖廷議九　諸王国之
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使居其地乃以張
昺為北平左布政使嚴制　燕藩時右布政使郭資
擇心所事弁昺椽吏李友直素以昺之謀上聞我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乃召張玉李能謀起兵於是用
張玉計策收昺及都指揮謝貴皆殺之奪北平九門
撫順討逆三日内外大定遂移檄遠近數齊泰黄子澄
沂問胃幼之罪以郭資守北平措運軍需引兵而南

張玉進曰不先定劍州將為後患劍州不餘不足平
也時劍州將馬宣謀起兵逆拒　成祖即命玉往討
之玉至遣人諭之不下宣出戰玉破擒之并执毛指
揮玉知其可用但紒馬宣而釋毛指揮送至北平玉
遂撫綏劍州軍民乘夜趨遵化先戒將士止殺曰行
師以得人心為本医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
將士皆入城中始竟守將率衆相拒即擒斬之其餘
不傷一人即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密雲諸衛縣
鎮皆望風附服

八月以侍講方孝孺考試應天府
時兵政旁午孝孺以侍講被命考試應天鄉試出題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有蘇州人劉政以春秋入試孝孺閱考得其文驚曰此子他日亦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其文有群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待之之語即擢宜繇元政字仲理素以忠義自許及壬午歲聞国亡已亡感慨不食卒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孝浙江寧海人博孝有氣節凡理李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莫不縷析會通故其所取劉政亦以其忠義激發顯於文詞而畧相似云

成祖自將攻灣河還取雄縣執都督楊松潘忠

成祖率張玉朱能進攻滦河王進計策曰都督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擒之 成祖是其策遂親發兵命玉為先鋒朱能副之玉以計下涿州又攻雄縣能以兵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漾橋擒楊松潘忠復追其余衆於莫州斬獲不可勝計乘勝趨真定

起復越雋侯俞通淵將兵從征

通淵嘗著功於建昌府打冲河等處收平山寨不可勝計嘗建越雋衛累功封越雋侯尋廢棄家居至是遣文端即家中起之使之將兵隸曹国公軍中以備征調

長興侯耿炳文帥師援真定及張王朱能戰敗死之

張王朱能引兵趨真定炳文率師二十萬以救之列屯厲士以期必勝王自請覘營還報　成祖俱言炳文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也　成祖親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卒兵將何所向因度可必勝否衆未有定計張王對曰今當徑趨真定彼雖衆新集未交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矣　成祖曰王言正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辨明月抵真定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余騎諸軍奮擊耿炳文大敗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瞿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級獲馬二萬匹敗安陸侯吳傑軍　成祖曰今日大捷汝力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朱能與三十余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上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人炳文就陣中死焉我　成祖大悅賜書褒諭而辭祿以擒李堅功自卒伍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

十月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我　成祖還自真定救之高敗東走

鎮守遼東將江陰侯吳高聞我　成祖在真定遂悉遼東兵西攻永平守將告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我　成祖與張王謀畫以

求平危急宜先往援北平兵食猶足可以備禦乃引兵馳援求平兵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走遂追擊之斬獲甚衆臣按承平之世民不識兵兵不習戰其所以禦不測也不宜多用其民何者承平兵衆與外死生而倔起者其勢甚不相若也蓋倔起者足非千里不以為騎材非伉健不以同輿劒非斬鴻不以入鞘智非傑出不以相謀至其所以相為用也則如腹心之與手足是其氣勢隱然已無敵矣況與為之敵者冥然悍然牛驥同牢聰瞽共事都無開撥徒欲以人衆勝人古來人主坐此而亡其国家者屢矣臣嘗譬之通都大邑民居稠密或遇警急奇人衆譁亂足跳騰沓不惟無益於人反且以資敵勢若當警急而預以安靜戒令居者勿起行者且止則勢不混雜而敵發易擒持天下於太平之後其術亦當如此矣夫苟多用吾民以禦小敵俾小敵益神而威致國家愈虛而弊若建文時齊泰黃湜諸人所為是毀瓦畫墁者也臣考其時我 成祖驅馳河北未遑遠征泰湜果忠智於其主即命吳淅青齊以舟師絕海直趨天津以大原步騎出土門關經保安州以瞰居庸檄遼東大寧番漢部落以綴求平遵化但取兵精善戰不濫衆以損吾威張朱二公雖智勇其敢輕動也乎計不出此而輕於用民臣知以危而動民不與再矣

成祖取大寧還破李景隆之師于北平城外

吳高等已破敗奔還　成祖又議所向張玉言因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患我　成祖然其計整軍趨大寧目辰至午城破都指揮使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寬安撫城中頃刻遂定辟祿又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居無何北平守臣报李景隆以重兵圍城我　成祖即悉大寧諸衛之兵并及奚種部族引而兩至鄭村塤與景隆接戰張玉直擣其營大戰三日城中鼓噪而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初張玉朱能之入懷來雄縣也景隆禦之黃湜為北指畫景隆依遠而已景隆是兵敗南走

十二月我　成祖引師徇廣昌蔚州攻大同遣張玉朱能還兵及李景隆戰于白溝河越雋侯俞通淵監軍陳復初死之

景隆奔濟南　成祖以景隆兵敗南走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攻大同府北平守臣又諜報景隆收集散卒號百萬且又至北平張玉獻言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我　成祖命玉率兵馳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玉以精騎馳擊斬獲無數已而我　成祖亦自將兵來以朱能為前鋒日中至白溝即敗都指揮平安軍及申時又張左右翼出戰大捷陳亨衝陣而死明日朱能領左哨當前鋒大

破景隆軍盡克其柵砦通淵力戰而死監軍禮部左侍郎陳彧初服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景隆率余衆走濟南朱能追至鍾山景隆連敗當時降者十萬余人我　成祖悉撫而遣之余衆聞風感戴皆頓來降

臣按永樂間定大樂亦歌詠是役曰白溝戰場旌旗雲合洙日光令嚴氣張三軍踴躍齊奮揚掃除殘甲如風蕩凱歌傳四方　仁聖不殺降望河南失攙搶又曰兩傍四方展鳥翼風雲鴈行出奇兵敵雜量士強馬強遍百里眠旗卧鎗勝兵回樂洋洋然是役通淵復初兵敗身死俞氏自是無後復初朝服躍河則不忘舊君亦結纓畢命之義也

東參政鐵鉉及斷事高巍募兵守濟南

初景隆集大軍駐德州鉉督漕運飛輓芻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及是景隆大敗南奔鉉與巍遇於臨邑遂與協力同募兵守濟南

三十有三年　建文二年

庚辰春二月放胡顯及其父泉于臨襄山

先是洪武十八年八月胡顯從楚王征古州諸峒還師武昌收集軍士一千五百人又討平陸肇等處又從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部收集馬匹克州封十九以功封梁国公給誥券出入朝禁者十年及是二月有　旨梁国公詰券拘入華爵安置臨襄山其父胡

泉從　高帝起兵渡江與平漢吳山東有功亦安置
臨襄居二年卒臣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孟莊
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胡顯果有功其爵果出　高帝所命我何為
以楚王之故而廢之王法天刑不容以私意遷移若
齊泰黃湜諸人其貞不能輔主以義哉臣聞建文
皇帝性寬能容戊寅之歲正五月二十五日庚午我
高帝疾大漸輦出　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
治疾無狀敕付徽正罪復進御醫戴元礼至榻前慰
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元礼頓首而退及
建文皇帝即位以　高帝意拜元礼為院使階奉議
大夫戴元礼疎賤之臣也尚能恭承　祖意以陞用
之　叔父諸王骨肉之親也豈有不能推恩保全共
享太平哉　諸王之放逐其為育恭諸人之罪無疑
矣

○三月廷試進士得王艮胡廣

礼部以會試舉人吳溥等錄獻于庭　皇帝於是以
本月十五日御奉天殿親策之其制策曰蓋聞致治
之主論治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為准堯舜禹湯文
武以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諸身發於政事
施澤于民者其先後始終亦可得而言欽夫由親以
及疎篤近而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

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臣則有共鯀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不及欲抑為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欲朕紹承大統每思古先帝王之治何脩何為而可使家給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行何善政而可使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欲富治莫切於用賢而患賢才之難致化民莫先李校而患礼樂之雜異果何由而可使野無遺賢而民皆樂於為善欲慈歆使海內皡皡熙熙如唐虞三代時致之必有其術施為必有其序諸生習於聖賢之說久矣其著于篇朕將親覽焉時貢士王艮對策稱旨議賞第一胡廣第二帝遣人視艮以艮材貌不及廣乃退艮居第二將廣拔置第一廣

對策盛稱　帝能寬租賦省刑罰中養老末以漢董仲舒自況　帝嘉悅之為改名胡靖取忠臣靖恭爾位之義實嫌漢胡廣乎沈漢朝之醜也靖與王艮俱入翰林充脩撰編脩楊榮以會試第三又中高第亦得入翰林充史官臣聞春秋之時晉郤克耿魯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手僂同時使齊齊頃公選國中人士使耿者御禿者御跛者御僂者御僂入門行礼其母蕭同叔子踴于房聲聞于客郤克等各請其君為輩之戰大敗齊師取袁婁之盟而還後世因此遂重身才之選然皆以施於出使而非以用於科目也唐設科取進士先以身材尚論者非之

臣不意建文君首科取士亦以貌選是故惜之

夏四月我　成祖帥師圍濟南叅政鐵鉉禦之

景隆以白溝河之敗收余卒退保濟南我　成祖遣

兵乘勝追擊圍其城叅政鐵鉉盡力守禦我　成祖

命諸軍堰濟南城外溪澗諸水以灌之相持月久鐵

鉉設板伏門　成祖幾為所獲又進攻之鉉守禦益

力　成祖遂欲旋師鉉初為五軍斷事善理刑獄我

太祖嘗字之曰禹石及是守禦濟南有功　朝廷遣

使齎勑陞　山東右布政使尋陞左布政未幾擢兵

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威庸統天下師以備北平

五月以陳繼之為戶科給事中胡濙授兵科

繼之福建莆田人在　洪武間嘗忿江南僧道多占

腴田因上疏請加裁損每僧一名量給田二十畝其

餘悉以分佃小民或取其租賦亦可以給軍資適

太祖崩其言未及施行　帝知其忠遂用為戶科給

事中壬午歲靖難師入南京繼之大著特譽胡濙字

源潔宿遷人登胡靖榜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

給事後我　成祖即位供職如故以奏對稱旨陞戶

科都給事丁亥歲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等順

事實書成我　成祖以濙忠實可託遂命濙巡遊天

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俾齎　御製書勸

勵天下於是濙盡心竭力雖窮鄉下邑軌跡無所不

到在湖廣間最久臣按胡忠安公巡訪異人久處湖廣當時有內臣鄭和者亦賫詔浮海遍詣南海暹羅諸國故老相傳亦以採寶及訪異人為名俱在丁亥之歲於戲我成祖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嚴父愛兄無所不至豈有命使四出以訪異人之事哉閭閻無知私相訛傳而李賢為國家上臣作滹碑銘亦以是為言真不知大義者也但碑文相傳廣而且遠主人習讀致疑甚費說詞是以臣不得已採李賢所銘用滹行事於先乃以臣鄙見斷之于後異人為誰是以鑒文太子之子所謂皇太孫也

秋我戎祖至自濟南收倉州克之

成祖以濟南堅守難猝下若行急攻則殺士卒必多乃解其圍欵還北平以俟後幸至滄州遂攻之朱能先破滄州東門遂入城斬首六萬級獲其總帥徐凱其降者悉使各供戎業臣按永樂間定大樂亦歌詠是役其調慶太平曰奸邪濁乱朝綱搆禍雜煽動戈戟赫怒吾皇親征壩上指天戈敵皆降其調滚繡裘有曰肆旅拒恃力強一心搆殃築滄州百尺城隍騁蠆毒恣狼虎孰能禦當順天心有德昌隆倒戈欽甲齊歸降撫將生還逵故鄉自此仁聞愈彰朱能等既克滄州軍威大振遂謀進攻東昌盛庸亦調各處兵以備戰守

冬十月遣曾鳳韶如師

鳳韶為監察御史清幹有聲朝廷以　靖難師日盛

凡往戰者皆被敗衂乃遣鳳韶奉詔如師諭　成祖

罷兵歸國鳳韶至不得入乃取竹去節皷風順勢達

之卒不見聽鳳韶乃還因去官歸吉安後　成祖即

位復以御史召之至再不往又強之鳳韶嚙血書手

衣裾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

宦而作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宜庶不愧吾天祥遂

卒時年二十九妻亦自殺以殉

十有二月大將軍盛庸帥師及我　成祖戰于東昌大

敗遂失河北

成祖自滄用以張玉朱能薛祿等之師進攻東昌盛

庸以所調諸道兵列陣決戰薛祿帥五十騎為前哨

敗盛庸獲馬三十余疋庸悉衆往追祿又奮戰大敗

其兵又獲馬二百余疋我　成祖以數千騎繞出庸

陣之後庸遂縱兵合圍數匝　成祖躬自衝擊朱能

奮力死戰翼衛已出張玉不知我　成祖所在突入

庸陣大戰連殺百數人玉亦被創而卒是月二十

五日也未能乘勢進戰夾可為先鋒連敗盛庸之兵

薛祿擊走威縣深州伏兵　會于夾河與敵將平安

合戰於滹沱河右軍力臣祿率衆馳赴出入敵陣凡

數十合敵敗走斬獲無數獲馬五百疋再戰單家橋祿

馬蹶為敵兵所得奮援佩劒斬敵兵復上馬督戰平安兵大敗祿遂偕朱能自藁城追之於真定戰于東門又斬首萬余級因行定彰德順德州大名等處及勦西水寨進破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東阿東平汶上諸屯寨乃護　成祖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今至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感泣玉為將紀律嚴肅與士卒同甘苦未嘗妄戮一人每語麾下曰為將當測血戰袍方能流芳汗簡後自榮国公加封河南王謚忠武初齊泰黄湜主兵征伐深以徐凱盛庸為重及滄州沒凱被執東昌藁城夾河滹沱諸戰又無十功情大駭黄湜賦詩見志有曰仗鉞曾登大將壇孤衷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謀国偷生詎忍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劒憑誰借泣向蒼天幾墜冠聞者悲之所謂悲趙括者以括用兵不及父奢猶景隆不象斉也

三十有四年 建文三年

辛巳春正月靖難師徇河南山東州縣皆下之

以侯泰為刑部尚書督運糧儲

夏六月靖難師過沛縣知縣顔環集民兵設沛豐軍民指揮使司

靖難師擣濟寧過沛縣沛民逃匿知縣顔環招集民

壯五千人隨險築堡備樂仍設沛豐軍民指揮使司
以統莅之欲以拒守
秋九月翰林脩撰王艮卒
艮以靖難師發戰克捷居常憂怛不食日就羸憊時
闔門慟哭不已與其妻子訣曰食人之食者當憂人
之憂乘人之車者當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至夜
服腦子卒事聞遣礼部侍中許观諭祭臣聞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濟之乱是故日旻之離不鼓缶
而歌非也聚孤蹇難不盡力求濟亦非也辛巳之歲
是我成祖西鄰之福建文君東鄰殺牛之日然時
師未渡淮亦不艮亟亦可為善圖之謀以臣自今為
王艮當年之慮若偽安慶光州蘄黃襄陽上津藍田
亟谷諸處審事勢之輕重運儲粮以足食靖難之師
可禦則畢力致死如不可禦則奉主西迁府部寺院
守宰印章皆吾所自出其因能授任隨才咨使又任
吾施行若西如関中養民致貲因機啟変殺関西山
西諸軍以嗾幽劍悉唐鄧汝蔡睢陳光蘄之衆以協
淮西斯常山勢成首尾迭應魚麗陣立臂指相聯縱
未能祈天求命亦可以紓危緩亡奚至国破君奔死
同蕭艾也邪艮非執政者事危而死亦為合義所可
惜者以其徒知一死足以報君而不知其反蹇為鮮
濟渙成萃以樹休績耳雖然関中豈易以遽營哉幾

徵權畧臣已列于前矣

冬十月侯泰運粮至濟寧

特控禦　靖難師諸將各以所部兵屯于濟寧泰督蘇松太平等処粮餉以給之又恐其不足調大江以南五省兵食以赴内外騷擾齊泰黄淑日夜筭計筭畫調發諸將出禦進戰並無寸功

以平安總師鎮淝河

朱能將兵行定山東河南州縣又引北平劍州大寧諸軍聲言渡徐及淮　朝廷乃以平安為副總兵統師十余萬屯于淝河小河諸処與鎮南衛指揮使朱志協力戰禦

三十有五年　津文四年

壬午春正月靖難師入沛縣知縣顔瓌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死之指揮王顯以縣降師至濟陽教諭王省亦死之

靖難師至沙河以是月二十二日攻沛縣知縣顔瓌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請徐州告急預送其子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為白大人子戢弗克盡矣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国難未曾平舟心不攻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恨望採民艱達　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瓌冠帶升堂南向

頓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国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
復还而壞已死亦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
黄謙至亦死之胡先至收壞父子尸葬于沛縣南関
外靖難師既破沛遂向徐淮遊兵至濟陽獲其教諭
王省上被獲從客引譬詞意慷慨衆乃舍之省乃步
入李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明
倫今日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
生亦大哭省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字子敬吉水人
中洪武壬子科鄉試
三月我　成祖自小河攻靈壁朱能大破平安陳暉馬
溥徐真兵遂向臨淮

平安等以師屯淝河朱能設伏破之　成祖自小河
進戰平安等乘嚴陣以拒我師衆稍却諸將請旋師
北平以俟後軍朱能獨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少
挫敗自阻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
殺下卒兵以來克捷多矣此少挫何足置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我　成祖拊掌嘆曰爾言深
合吾意遂勒隊而行進及靈壁平安等盛兵迎戰朱
能先登陷陣大破之生擒平安陳暉叅將馬溥徐真
及都指揮等官三十余人獲馬二萬降者十余萬人
悉縱遣之自此靖難師遂向泗州臨淮初平安等在
淮南副都御史茅大芳以詩寄之曰燕幽消息近如

何聞道將軍氣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鉄騎過
天河閑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
無補報秋風一度一悲歌及是平安等被擒師遂渡
淮朝廷大震臣聞守江以守淮為要守淮以靈壁為
要蓋靈壁橫截淮河如大河中之平陸瞿塘口之埽
州大孤小孤彭蠡之金山采石兩浙沿海諸郡之海
門兩山皆要地也要地一失則其他不守矣是以我
成祖攻克靈壁則以為巨勞定入奉天征討之例
夏五月靖難師至高郵刑部尚書侯泰被執侍中許觀
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
平安等被擒長淮將士皆寨俱望風奔潰無
靖難師已渡淮遠近震聞降附逃竄者不可勝數京
師戒嚴侯泰運粮至淮安京師告急泰乃復赴京師
靖難師追及於高郵遂被執朝廷益震即遣侍中許
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以入援京師許觀即
往安慶叔英知大事已去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
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
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齊餓死首陽麓
周粟豈不嘉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尔無足傳
千秋史臣筆憤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
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而死

先以書囑道士盛希年葬於祠山之麓收英字原采
台州黃巖縣人
○六月靖難師次于金川門丁丑　皇太孫出走曹国
公李景隆以京城降吏部尚書張紞戶科給事中龔
泰左給事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紀善周是脩
皆自殺侍中許觀沒于李陽河鄭泰黃湜奔蘇州庚
辰我　成祖即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靖難師既克高郵分兵行定州郡勢如破竹無有守
臣不奔走附或有献济江策者或有献平京師策者
其都督陳瑄已先具舟迎济遂長驅至南京金川門
城中危逼所徵外郡援兵莫有至者練安方孝儒極
論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之歷数其罪
奏請誅之皇帝皆不聽但日召學士輩處便殿操柔
翰討論周官法度而已至是景隆將約開門納師大
理寺丞鄒公瑾監察御史魏公冕聞之率同僚十八
人即殿前毆之景隆幾斃其日輟朝公瑾公冕大呼
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　皇帝亦不聽次日
宮中自焚出走過池之虎潭王梓時掌宗人府事與
曹国公李景隆開城門迎降臣按自是以後我　朝
家不復以親王領宗人府著例于會典我　成祖以
景隆既開門納師遂整兵入城秋毫無犯臣按永樂
定大樂亦歌詠是事有曰敵兵戰敗神魂喪擁貔

貔貅直渡長江開市門肆不移宣 聖恩如天曠 綸
音頒降普天下仰吾 皇入城之日是為十月四日
丁丑吏部尚書張紞自經于本部之後堂紞字本昭
陝西富平人也戶科給事中龔泰左給事黃鉞斷事
高巍皆自殺未之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程本立亦自
盡家無遺貲衡府紀善周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
邦先聖自為贊係於衣帶亦自縊於東廡下侍中許
觀收兵至安慶聞靖難師入京城痛哭謂人曰吾妻
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
京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紿
取鈔釧出市酒殺六人携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

橋溺死觀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於羅汊磯湍急處
紿舟人疾掉即投水以死齊泰黃淀奔蘇州依知府
姚善約善與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守
土之臣當與城俱存亡太淀乃去群臣請即 皇帝
位 成祖以問姚廣孝姚廣孝對曰非得侍講方孝
孺代草詔不可乃召之孝孺不出遣人逼之孝孺乃
持斬衰以行竟以詬罵不屈坐族誅至十有七日庚
辰我 成祖乃始即位建元永樂凡 皇太孫輕變
洪武制度俱悉復之以從其舊吏部右侍郎蹇義與
胡靖鄭賜尹昌隆解縉蕭道用胡濙楊士奇等係迎
降歸附各使供原職蹇義尋轉左侍郎歷陞尚書隸

繫礼部尚書陳迪兵部尚書鉄鉉刑部尚書侯泰刑
部侍郎胡子昭左副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潤
兵科給事韓永陳公迪散騎舍人廖鏞蘇州知府姚
善徽州知府陳彥田鎮南衛指揮使宋忠責問不屈
皆殺之戶部侍郎卓敬逮至我　成祖面數之曰此
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下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
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
石勒而勒終殺衍夫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
哉敬遂不屈而死臨刑神色自若經日其面如生齊
泰黃湜練安亦係至被責問不屈俱受戮泰湜與廬
原質俱族誅黃湜一子避難易姓為田及經赦後乃
復姓家胡廣之咸寧袁州人祀湜於鄉賢祠練安姻
親有被逮戍邊者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礼仕於
朝為鄉人所持習礼不自安以告建寧楊榮上乘間
以聞我　成祖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朕固當用
之況錢習礼乎及後卓敬門人黃朝光其子黃養正
齎卓敬像并其書至京師求編修安福刘球作傳球
私謚敬為忠貞當是時建元永樂須詔天下思建文
君抗節以死者尤不可勝數詔至漳州府李教授陳
思賢率其徒生員曾廷瑞等六人慟哭舊君亦被繫
身死其浙東有樵夫聞我　成祖即位亦感慨投水
而死是皆我　聖祖作養人才有素所以為臣者振

礼甚重孔子作春秋褒善糾惡說者謂其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臣今　龍飛紀畧之修大意則在褒死者於前所以歆生者於後相彼立志不屈身死舊君者豈貢亢頑哉其幾警忠確足以折奸杜萌徭頑華矣誠得若人以衛国家誰敢侮之表忠厲庸我朝樂聞而樂道人善物之恒性卓敬正色立朝發幾微以動主大刑弗避暗仁義而成名　成祖慮存宗社不得保其生及其久也則深哀其志刻球若因黄養正之求明著事跡奏表于朝安知　宣宗不体成祖美意復其官而追以謚乎球乃不暴於衆私謚忠貞卓敬有靈必不悅其非礼之恭而旌量朝廷竊掠大美君子有辭於球矣　出　為是懼旁求卓敬諸人死事附于求樂建元之年當時有耿清者身為郡御史既已受官顧乃藏刃欲行弑逆事露被誅是為臣一心情狀類益非忠勇者所為也故特削之其所以取卓敬諸賢蓋畧其咫徇吠堯之從取其為臣死忠之義以翼我国家以風我良士自今而後世上享用忠賢自然不至伏節死變史氏有作當大書特書詳書不一書

龍飛紀畧終

[illegible]

龍飛紀畧叙

蓋聞班固居鄉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專精國志先大夫范常劉辰勤採滌和遺事我

太祖高皇帝大見欣納臣於征伐禮樂采而輯之非敢比夫四子也直

欲揄揚其

盛以蘄寡過耳久藏巾笥以議處
安南爲與議者聞于當道流遁致
遠提學副使田亦行文取覽直名
爲　國朝綱目臣思綱目乃朱子
倣春秋而兼左史所作君子稱爲
史經後人何可比擬先是銀同林
次崖見臣前集號爲
龍飛紀畧取
太祖飛龍在天咸寧萬國之義覩惟
造創惟艱繩守不易
昭代功烈觀此五十一年行事便
見度越千古我
聖天子聿求
法祖振作事功臣悉稽合初終務協

文質然不識野人食芹果可思嘗

九重否乎耆

嘉靖壬寅冬十月丙申漳州府詔安縣臣吳森識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